



初心不改 红心向党

□张庆安

“年满18周岁，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那年，校团委书记的这番话，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片涟漪，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974年12月22日，我满怀喜悦的心情，登上开往西北的专列。经过新兵连的“摸爬滚打”，我被分配到一营部担任报话员，我很快熟悉了业务，成为同年兵中的翘楚。班长丁信看我训练刻苦、业务熟悉、思想要求进步，建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

书，并提出做我的人党介绍人。一天，团副政委让他物色一名警卫员，丁班长觉得我工作勤快，上进心强，就推荐了我。

担任首长警卫员不但要手勤脑勤腿勤，还要嘴勤眼尖。我一日三餐吃在连队，晚上住在首长的家里。清晨起来，主动承担起打扫院内外卫生等内务杂事。我工作认真细致，不敢有丝毫差错。有时首长开会学习，我就在房间里看书做笔记，构思文学创作。

依稀记得1976年5月间，我

跟随首长到二营检查工作，和一位老乡聊起一名同乡已经入党，这让我羡慕不已。回到连队，我把曾在一营部的表现以及服务首长的细节和入党愿望向警卫班长诉说一通，班长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说：“咱们警卫员都是基层挑选上来的骨干，但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与连队的日常生活训练不在一起，连长、指导员对咱们警卫二班的八九个战士几乎没什么印象。加入党组织，要支部大会通过，且名额有限。这样吧，你重新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有机会我向指导员和排长汇报一下。”

心有凌云志，志当存高远。入党虽暂时没有进展，可入党的

愿望在我心中日益强烈。入党是我毕生的追求，组织上没能入党，我就先从思想上入党。我工作敬业，热情不减。8月下旬，我意外收到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是我写的一首诗歌刊发在了报纸上。那个年代，能把稿纸上的手写体变成报纸上的铅字，可是不小的荣光。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1977年，全军掀起大练兵大比武热潮。7月中旬，凭借良好的记忆力和娴熟的动作技巧，在全团文书大比武中，我名列前茅，受到嘉奖。不久后，面对党旗，我庄严宣誓，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澎湃的情感涌在心头，我

激动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信仰是精神之钙，有信仰则筋骨强健。我空洞茫然的大脑就是用党的思想理论来武装，我书写人生的笔管是党的雨露滋润浇灌，我前行道路的方向是党的正确路线指引……回想我从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起，初心不改，红心向党。四十多年来，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而不断进步，一路从团到师到军机关任职。1987年12月，以副营职干部身份转业到地方工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转干部。

回望入党经历，凝眸庄严党章，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虽然业已退休，但我初心不改，党恩不忘。学习没有松懈，信念没有动摇。我要让余热生辉，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新生活，书写祖国大美风光，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文学的缺憾美

——读《未竟的杰作：文学史上的60个遗憾》

□陈斌

1922年，一个装有海明威所有小说稿件的手提箱在巴黎被盗，箱子里除了海明威尚未完成的作品《尼克·亚当斯故事集》，还装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手稿。这是一部令人心碎的文学史，在伯纳德·理查兹《未竟的杰作：文学史上的60个遗憾》整理的60个未竟杰作的遗憾中，除了海明威，还有莎士比亚、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卡夫卡、加缪、马克·吐温、马尔克斯等知名作家。

未竟杰作频现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因为战争不得不中断创作；有的作家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但因为个人突发疾病、生病去世；颇为离奇的当数创作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等戏剧作品、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的克里斯托弗·马洛，他居然在酒吧的斗殴中意外身亡；有的因为题材敏感而无法继续写作，司汤达未能完成的《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就属此类……

名气，有时也是横亘在作家面前的一座大山。伯纳德指出：“作家一旦成名于某部作品，接下来的创作就会变得很艰难，因为巨大的成功很难延续，读者要么会抱怨作家只会重复之前写过的东西，换汤不换药，而且质量还不如上一本；要么就认定该作家的灵感已经枯竭。”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项思想的极限挑战，再优秀的作家，都不可能做到作品水准始终如一并受读者持续追捧，尽管他们依旧活跃在文坛上。

也有一些未竟杰作因作家本人深陷完美主义陷阱无法自拔的结果。以《变形记》闻名于世的卡夫卡，“不将作品修改到完全满意的程度，是绝不发表任何东西的，因此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他在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里请求道：‘所有我留下的遗稿都要焚毁……一页都别剩下’”。无独有偶，曾创作了《洛丽塔》的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同样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曾提出要求手稿必须被

摧毁。去世前他一直在创作一部名为《劳拉的原型》的小说。多年后，卡夫卡的遗嘱及遭遇在另一个异性的身上重演。张爱玲曾对《小团圆》数度修改，仍觉不甚满意，原本遗嘱销毁这部作品的。因为未遵守张爱玲的遗嘱，力主出版此书的宋以朗，因此背上了卡夫卡“遗嘱执行人”勃罗德同样的道德枷锁。

随着未竟杰作的层出不穷，各种阴谋论会沉渣泛起至而发酵。海明威遗作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但隔三差五总有这样那样信誓旦旦的消息出笼。各类阴谋论形成的噪音让人无从分辨是一方面，更大的可能则是源自一些人借机炒作谋利，毕竟眼球经济并非今人所创，历史上不乏人深知其圭臬。

既然有未竟的杰作，自然会派生出续写的有趣话题。伯纳德对每部未竟作品的续写可能性从文学角度进行了分析。

在续写界，相对成功的有罗伯特·帕克来对雷蒙德·钱德勒《幕后通缉令》的续写。高颀对《红楼梦》的续写总体上还是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当然，更多续写是不成功的，甚至说是狗尾续貂亦不为过。想想也不难理解，没有两个人的思想、阅历和文学理念是重复的，灵感也没有类同性。一旦你认可前面的部分，后面部分的续写就很难超越，毕竟你潜意识中的前面部分一定比任何续写更精彩。还有，许多文章只是剧透了未竟杰作的故事架构，但由于缺乏当时的社会语境，以及对作者本身所处时代与角度的充分理解，灵感的不可复制性，意味着后来的续写很难回到作者当下。美国著名汉学家、萧红的跨知音葛浩文曾续写了《马伯乐》，但平淡无奇。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不完美本身就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作为生活的艺术凝结，文学创作同样难逃不完美的窠臼。一言以蔽之，因未竟杰作留下的那些遗憾，本质上也是文学的缺憾美。



工友情怀

别人请教。彼时，我因为担心刚到继电器工区就让别人知道弱点会被瞧不起，所以宁愿跟自己较劲也不愿向他人请教。

知道原因后，刘姐批评我说：“继电器工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我们经手修复的设备用回现场，关系着行车安全。大家忙，并不代表不愿意互相帮助，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整体，是守护铁路安全的整体，遇到问题了，怎么不问向其他人呢！”

那天，刚好工区其他同事去学习了，刘姐就把她的板凳挪过来，跟我并排坐着教我焊接技巧。她说，焊接时得快速，你越是小心翼翼，烙铁就越可能烫伤好的元件，所以得“精、准、狠”，这样焊点才美观又结实。刘姐手把手教我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手上到处是伤疤，那些黑褐色的伤口，是焊锡掉落时的印记，像星星一样密布在那双粗糙的双手上。

闲聊时，刘姐告诉我，她一直从事修复电路板的工作，尽管已经是熟练工种了，但每一次她仍然不敢大意，她说，一想到所从事的工作，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不敢掉以轻心，为了保证让电路板接近工厂的还原度，她曾经苦练焊接的基本功，手上的伤疤也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开了继电器工区，但刘姐手上的伤疤却时时提醒着我，职责背后事关神圣的“安全”二字。我也逐渐改掉了粗心、笨拙的毛病，每一次工作都要求做到一丝不苟。

一路走来，感恩遇到很多像刘姐这样的人，如今的我，才能不忘自己的初心，不忘肩上的责任和重托。

责任

□赖雨冰 文/图

1998年，我到继电器工区工作。继电器工区负责修复整个工段的故障电路板，活多人少，每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修复电路板是一件很精细的活儿，更换电阻、电容或是集成块时，必须保证重新焊接时焊点可靠接触，不虚焊、不短路。那时候的我做事笨拙，完全不懂得焊接的技巧。

一开始操作时，我手握电烙铁，小心翼翼把电路板上损坏的元件拆下来，再把好的元件替换上去。担心烫伤电路板上的其它元件，焊接时我努力地抬高手臂，但这样一来，不但胳膊非常累，而且因为没有支撑点，焊锡也不容易挂住，一不小心还会发生虚焊或短路。看着电阻、电容和大小不一的集成块在小小的电路板上组成盘根错节的小林，我就像一个个在丛林里迷路的孩子，找不到脱困的出口。

那时，每天上班对我都是一

种煎熬。我既不想因为我的焊接技术给设备埋下安全隐患，也不想让同事看笑话。但每天不停地返工，让我非常沮丧，有时候胳膊累得酸痛，还是看不到一点进步，验收测试时，不是短路就是虚焊。

就在我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时候，刘姐出现了。

刘姐是我同事，快退休了。因为我们的工台都是靠墙摆放，刘姐坐在对面，我坐在另一边，平时工作忙，背对背干活，谁也顾不上谁。但那天刘姐站在我身边，默默地观察完我的焊接动作后，马上就我的姿势不对。她说，悬着手臂怎么会平衡呢？而且手臂悬空焊接时就不能精准地掌握焊锡的量，多了或是少了都是不对的。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我长嘘一口气，感激地看着刘姐。

刘姐说，她已经默默地观察我好几天了，我的烦恼和困惑她也看在眼里，本以为我会主动向

征稿启事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无论你的党龄40年、30年、20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岁月如何变迁，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是否依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你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我的入党故事”征文征集。字数800字以内为宜。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